

推动多层级博物馆协调发展

■王思渝



(资料图)

日前，国家文物局等9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博物馆强国建设，离不开一个不断优化的博物馆结构体系的支撑。

由博物馆结构体系所决定，多层级的博物馆协调发展势在必行。博物馆体系有多层级，一个层面是指博物馆在规模体系上有大、中、小之分；另一个层面是指博物馆所有者有国有和非国有之分。若以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还可以包含诸多类博物馆。我国大、中型博物馆建设已取得了诸多成效，

国内大多数城市均已建成与地方发展相匹配、彰显地方历史文化底蕴的综合型博物馆；以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为核心的博物馆专业化进程在大、中型博物馆中也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实践。然而，博物馆发展同时也存在“向下”的问题。

在德国与日本的博物馆体系中，存在所谓“乡土博物馆”的理念，它强调的是借助博物馆来促发在一个有限的社群单元内对自我及在地的认同，重塑社区居民对于“小地方”的自豪感。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新博物馆”运动中，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的概念

曾一度活跃，其内涵与乡土博物馆多有类似。当前，这些理念和本土探索对推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在此，人们需要意识到，中国地方治理已形成省、市、县、乡、村逐级铺陈的网络机构。如何做好“小地方”的文化建设工作、如何将在地社区既有的文化和社会习惯更为合理地纳入文化治理体系中，一直是影响我国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重要议题。博物馆的发展与这套文化治理体系的发展休戚相关，也能够在这套文化体系中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博物馆学研究历来倡导博物馆可以在“物”的收

藏和研究的基础上，重塑特定地方的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同时也成为在地社区为自我发声、彼此互动、共同成长的文化中心。

想要实现这样的理想，中小型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乃至更广义的文化展示空间可以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眼下，这类博物馆在发展中存在不少挑战。比如，专业化水平有限，资金和智识支持的缺失，博物馆容易“名存实亡”或难以可持续发展。再比如，同质性明显，评估机制单一，也易于导致大量中小型博物馆盲目复制大馆模式，对在地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发掘有限。此外，博物馆与博物馆之间、博物馆与所在地的其他社会文化教育类机构或部门间互动不足。尤其是对于“低层级”的博物馆而言，难以完全依靠知名度吸引更多观众，如果同时遭遇地方财政或主导资本的投入不足，很容易活力不足、与地方整体发展脱节。

有鉴于此，当前重提多层级博物馆协调发展十分重要和必要。不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激发文化市场活力的政策大背景，也将为不同层级的博物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未来，如何加速中小型博物馆自身发展，进而推动博物馆结构体系优化是博物馆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为此，首先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不同层级博物馆的定位与属性，由此形成有差异的格局。同时，完善对中小型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的业务指导、示范引领，并为一些有活力、有代表性的中小型博物馆或文化展示空间拓展成长空间。其次，有必要强化部门内、部门间以及行业间合作，以文化网络的思维来理解不同层级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之间的关系，推动更广泛的科、教、文、旅融合，允许并鼓励更多元的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在地力量共同参与其中。当然，在此过程中，作为专业化机构的博物馆需时刻坚守专业化目标、职能及标准。

总体来说，多层级博物馆体系的整合将成为影响我国博物馆事业在下一个发展阶段能否实现有机转型和蜕变的关键性因素。而这远非博物馆一己之任务，唯有多方协同合作，形成合力，才能成功推动该体系不断优化。

(据《光明日报》)

统筹做好古旧村落保护与利用

■贺 艳

更好激活古旧村落的内在价值，需要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统筹好保护、利用和传承的关系，构建美丽和谐的古旧村落生态系统

为村落和自然环境注入民风民俗、传统手工艺等文化内涵，为每个村庄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径，才能使古旧村落“活”起来、“美”起来，让历史文化在保护中更好传承，让乡村景色更美丽、文化更兴盛

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古旧村落等历史文化资源，实现其历史价值和生态价值，是各地发展中面临的课题。不久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强制度顶层设计，统筹保护、利用、传承”，为在保护中利用古旧村

落提供了指引。

古旧村落蕴含独特的自然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具备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被称为“活着的文物、有生命的历史”。据统计，目前有近7000个古旧村落被列入我国传统村落名录。不少地方在实践中，鼓励和支持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等合理利用和有序开放，走出了一条精细化保护和利用古旧村落的路子。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鼓励盘活废弃矿山、工业遗址、古旧村落等存量资源”。在保护好古旧村落的基础上，把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好、传承好，考验着各地的治理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古旧村落蕴含的独特价值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古旧村落保护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比如，一些地方忽视古旧村落的原生生态系统保护，热衷于在原址上“拆旧建新”“弃旧建新”；一些传

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民俗文化面临改变或消失的风险。在部分已经开发的古旧村落中，也存在品牌意识缺乏、业态单一、“千村一面”等现象。更好激活古旧村落的内在价值，需要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统筹好保护、利用和传承的关系，构建美丽和谐的古旧村落生态系统。

推动古旧村落“活”起来，需要协调好古旧村落周边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关系，确保在承受能力范围内合理利用。在修缮和维护好生态原貌的基础上，依托古旧村落自身的地域文化、传统技艺、民风民俗等文化资源，适度开发文创、旅游等，能够确保古旧村落的生态价值和经济文化价值共同实现。比如江西一些古旧村落注重生态保护，采取保护性开发的策略，同时依托当地“晒秋”等民风民俗、手工艺等地域文化，打造文旅产业，实现了生态、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盘活古旧村落，需要依据不同地区古旧

村落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灵活确定发展思路。根据所在地域，我国古村落可分为江南水乡古村落、北方古村落、西南古村落和岭南古村落等。不同地域的实践表明，针对“空心化”较为突出的古旧村落，可由政府主导开发或合理引入社会资本；针对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常住人口较多的村落，可根据情况采用农民、社区或企业开发的模式，等等。在这一过程中，不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建立在统一规划和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实现古旧村落长期可持续发展。

每个古旧村落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盘活古旧村落的过程中，应努力找到每个村落的独特定位。为村落和自然环境注入民风民俗、传统手工艺等文化内涵，为每个村庄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径，才能使古旧村落“活”起来、“美”起来，让历史文化在保护中更好传承，让乡村景色更美丽、文化更兴盛。

(据《人民日报》)

古书，“摸一摸”还不够

■周慧虹



(资料图)

读书，离现代人很近，然而古书，距离不少人的现实生活则有些远。北京有家经营古书的书店，为此推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体验项目——摸古书，从而给读者带来崭新的文化体验。

古书，通常是指1911年之前出版的书籍。在多数人的思想观念里，此类书甚为珍贵，它们应该被严实地包裹起来，细心地置于玻璃罩下，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偏偏，北京这家书店的经营者的反其道而行之，邀请对

古书感兴趣的读者到书店里来，亲手触摸古书！

据悉，北京这家书店除了邀请读者实地摸一摸古书，而且，还围绕与古书相关的知识，向参与活动的读者详细予以讲解。试想一下，捧一捧、摸一摸，古人看这本书时做的批注还在、墨迹还在，在如此具体而细微的感触里，参与者对于古书的感性认识怎能不有所增强？继而，他们中一些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与热爱，又怎能不被激发出来？

古书，既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与此同时，它本身即为历史文化遗存。习近平总书记很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他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读者零距离接触古书，和古人同翻一本书，由此带来的，是对全民阅读内容的丰富，是以实际行动促使“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目前总体来看，涉及古书的文化阅读活动似乎并不太多。无论是在图书馆、博物馆还是实体书店，种种古书要么鲜有收集，要么就是藏之“深闺”，秘不示人；不仅如此，各种古书推介及与之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行动，供需皆显不足。凡此情形，使得古书在时光中蒙尘，无缘随时走近大众，这无疑不利于其社会文化价值的更好彰显。

此种形势下，北京那家书店适时开展摸

古书活动，与其说是一种商业运作策略，毋宁说其经营者是在营造一种社会氛围，经营一种文化情怀，履行一份普及古书常识的职业责任。对此，正如该书店的经营者的感叹的，“我干了这么多年，有责任为这个行业做点事。”

不可否认，让大众亲近古书，对于个体书店的经营者的而言，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像北京那家书店，为了丰富店内古书类型，即便是采购相对便宜的残本古书，一个月也花了30多万元；每次摸古书活动之后，古书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碎屑掉落不少。即便付出不小的代价，许多人对此还不感兴趣，摸古书活动一期开放5个名额，已开展的11期中有两期居然无人报名。尽管情况不怎么乐观，但其经营者表示，还要坚持办下去！

事实上，在“古书”与“大众”之间搭建起适宜桥梁，仅靠一两家个体书店的努力显然不足。我们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实体书店，以及相关的图书馆、博物馆参与进来。而就具体的参与形式来说，除了以“摸一摸”古书来吸引读者之外，若能积极借助于数字化技术，让读者与古书顺畅实现“云”聚首；积极借力文化娱乐节目，尽可能为古书更多地“圈粉”；想方设法把古书知识融入游戏、文创产业，等等，多途径发力，相信更易于借势而为，以更具“性价比”的方式推崇有益古书，传承传统文化。

(据《中华读书报》)

什么样的观众会看戏曲电影

■王廷信



(资料图)

近日，一篇题为《豆瓣8.1，票房360万，戏曲电影为什么没有观众？》的文章引发关注。文章说的是某部正在公映的粤剧电影在豆瓣评分甚高，但其区区360万元的票房业绩与观众的好评形成强烈反差。

当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把摄像机对准工厂大门记录峰拥下班的产业工人拍摄出《工厂大门》、对准呼啸而来的进站火车拍摄出《火车进站》、对准正在浇水的园丁拍摄出《水浇园丁》时，远在中国的任庆泰则把摄像机对准了著名京剧老生演员谭鑫培，拍摄出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西方人在电影诞生之初把摄像机镜头对准工业时代的生活场面，中国人则把摄像机镜头瞄向了在农耕时代孕育生长的传统戏曲，这表现出了中国人电影观念的独特趣味。

在西方，电影从一种杂耍型艺术演化为一种主流艺术形式，伴随着迅猛崛起的工业文明走向大众视野，而戏曲则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与大众渐行渐远。尽管戏曲伴随着电影的诞生而迅速走向银幕，但这种特殊片类并未因戏曲与电影的结缘而成为大众观赏电影的主餐。戏曲在中国的深厚积累，让戏曲电影这种特殊片类长期存在，而维系这种特殊片类存在的观众则是戏曲艺术的守护者。他们在中国社会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保留了中国观众的传统趣味。而趣味之“传统”恰恰决定了戏曲电影观众的“少数”与“精英”特征。换句话讲，戏曲电影的观众在工业文明压倒农耕文明的时代，是不可能也没必要大众化的。

如果说戏曲电影观众的“少数”特征，是由社会转型造成的时代风尚所决定的，那么戏曲电影观众的“精英”特征则是由戏曲自身的传统和独特魅力所决定的。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国的首部电影《定军山》问世至今，不同类型的戏曲电影作品已达500部以上。举凡优秀的戏曲电影作品的观众数量，都没有超过同时期的大众化电影作品的观众数量，但 these 电影作品并未因观众数量少而影响其艺术品质。只要戏曲电影把戏曲与电影的优势有机结合，都能显现出其艺术品质。与此相反，凡是试图用电影手段压倒戏曲独特价值的作品，不仅观众不买账，而且也会大大削弱作品的品质。以上文中提到的粤剧电影为例，它演绎的是广为流传的传统爱情故事，尽管导演努力把戏曲语言与电影语言紧密结合，以彰显戏曲的特质，但电影的宣传却把重点放在因视觉特效而造成的视觉冲击力上，这种做法本身就表现出对戏曲电影观赏点的失利。

戏曲电影究竟需要怎样的观众，需要思考的问题很多。无论是院线排片数量的增加，还是专门电影院线的开辟，都是争取观众的可尝试。但戏曲电影若弄戏曲自身的艺术魅力而去追逐远离戏曲精神特质的噱头，则是让观众远离的实质。戏曲电影对观众的定位，首先需要在认可“少数”的基础上保持对“精英”品味的满足，其次才是用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去探索培养观众新的审美趣味和习惯。

(据《光明日报》)

“十四五”期间将建设20个国家级非遗馆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规划明确，完善非遗传承体验设施体系，统筹建设利用好国家非遗馆，建设20个国家级非遗馆。

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地方非遗馆，推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配套改建新建传承体验中心，鼓励建设具有民族、地域、行业特色的非遗专题馆，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非遗传承体验设施，形成包括非遗馆、传承体验中心(所、点)在内，集传承、体验、教育、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

规划鼓励建设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特色中小学传承基地，推动职业院校设立民族传统技艺等相关专业。

规划明确，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大对脱贫地区的非遗保护支持力度，以非遗工坊建设为抓手，推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并逐步建立稳定、长效的非遗工坊建设和运行机制，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和覆盖人群，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